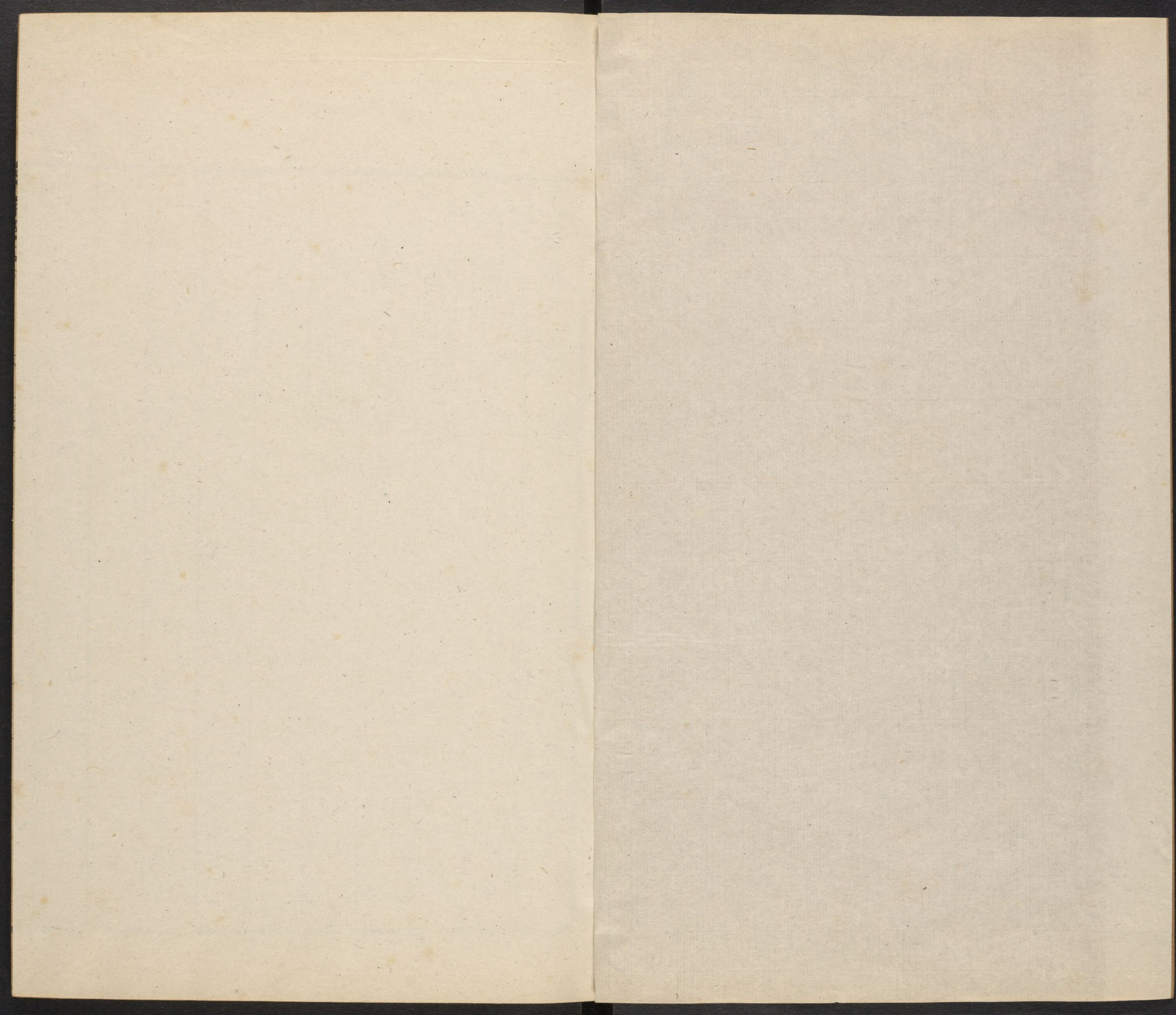


75238.07/0623



文編卷之六目錄

䟽請

魏絳請和戎

聲子請復椒舉

何武請建三公官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哈佛大學  
圖書館  
印

文編卷之六 疏請

荆川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批

門人丹陽姜寶廷善編次

知福州府墊江湖帛子行校刊

魏絳請和戎 襄四

左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

陔出此句此文與漢書霍光傳太后曰止同

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  
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  
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困熊髡龍圍而用寒浞寒浞  
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  
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  
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  
不俊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  
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  
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  
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

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

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

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

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

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

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

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

乎對曰此經世之畧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荏弱貴貨易土土可賈

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

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

兵不頓四也鑿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  
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結以時

聲子請復椒舉

襄二十六年

左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

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

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  
 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  
 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  
 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  
 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窵易震蕩  
 也四子者世去樂教之不肯伐燕何遠乎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  
 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  
 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  
 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  
 晉晉人與之郤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

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  
 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  
 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  
 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  
 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  
 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  
 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  
 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  
 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  
 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

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及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曰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 何武請建三公官

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文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



文編卷之七目錄

疏議

韓安國王恢議擊匈奴

賢良文學罷鹽鐵議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侯應罷邊備議

谷永受伊邪莫演降議

劉歆毀廟議

師丹為共皇立廟議

韓俞禘祫議

文編卷之六

壽

韓愈復讎議

柳宗元駁復讎議

王安石議茶法

王安石議茶商十二損

文編卷之七 疏議

荆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門人 丹陽姜 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墊江湖 帛 子行 校刊

韓安國王恢議擊匈奴

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疆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

制其敵執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群臣議多附  
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犇一因大行  
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  
擊必破之道也上廼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  
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  
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  
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  
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  
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  
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然  
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  
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  
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饑七日不  
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  
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廼遣劉  
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  
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  
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  
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  
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

樂非故相反也各因時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轡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疆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

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糞隤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

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歧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颯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廼從恢議

賢良文學罷鹽鐵議

辨難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

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  
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寡諸侯不  
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  
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  
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  
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  
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  
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  
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  
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

以贍費用開均輸以足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  
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  
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  
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直曰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  
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况上  
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  
恣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  
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  
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  
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工今釋

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鬻貨物以便上求問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收物騰躍而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况人主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擅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

收利權

鹽鐵以資疆暴遂其貪心衆邪群聚私門成黨則疆禦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為藏閉天子以四海為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為主也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簫墻而不在胸邴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言鹽鐵品令甚明卒

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今總一  
鹽鐵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滛侈  
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  
也鐵器兵刃天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擅  
山海以致富業故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  
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  
後公卿宜思所以安集云日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  
義即位六年公卿無請云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  
人陛下令郡國賢良文學議三五之道六藝之風陳  
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燦然今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所

謂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設

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彊蓄積有餘是以征

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

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

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有益於國無

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

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

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

失也夫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

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况於人事乎故利於此者



必耗於彼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  
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  
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  
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  
縣官開園池惣山海致利以助貢賦脩溝渠立諸農  
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太農歲課諸入田收  
之利池籩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  
今欲罷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其  
可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  
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

國貧

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  
欲彘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廐  
有肥馬路有餒人今徇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  
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  
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  
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  
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  
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  
公田池澤公家有鞫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  
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

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所開苑囿  
池籩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  
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桑田野闢麻桑治則  
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  
曰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滯巧惡欲施大夫  
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  
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  
無可爲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  
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  
爲畝什而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

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饑寒及  
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  
力也豐好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  
今田雖三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  
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  
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  
百姓力耕疾作而饑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  
入太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  
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  
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

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脩其塘園則無饑寒之患  
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爲殤  
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  
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  
也鄉飲酒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五  
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  
意也古者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  
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僵尸衰經而從戎事非所以予  
百姓順孝悌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  
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答大夫曰

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  
觀殊議異策庶幾云諸生無能出奇計徒守空言不  
知取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  
諸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從往古  
之道匡當世之失宜可行者焉執事聞於明禮而喻  
於利末沮事墮議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視文學悒  
悒而不言丞相史曰辨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  
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  
離席曰鄙人固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  
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諸生之諤諤乃公卿

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  
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  
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行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  
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古今風俗奢儉竊聞閭里長老之言  
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馬足  
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  
心而不滛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羸  
止作鋤耜用約而財饒本脩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  
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  
民寧其姓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脩德其後邪臣

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告緡  
江充禁服張大夫華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  
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胡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  
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廼誅滅殘  
賊以塞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  
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  
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妾黨而侵凌富貴  
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噐難就而易敗  
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糲飯肉食無而  
為有貧而強夸生不養死厚葬葬死殫家遣女滿車

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恥而少廉  
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  
乃反若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  
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  
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  
百姓倣效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  
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  
者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列  
騎驂貳輜駟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  
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

已今富者縵繡羅紈中者素紵錦練常民而被后妃  
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  
飲酒脯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外  
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  
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脩其祖祠以  
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三  
川椎牛擊鼓戲倡儺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  
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  
於禮而篤於祭古者土鼓箏柷擊木拊石以盡其歡  
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鍾鼓五樂歌

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儻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聖周其後桐棺不衣采柳不斷今富者繡畫題湊中者梓棺槨柳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後則有謚醢之藏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用如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廟堂之位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隣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朱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

內絲骨筭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褻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珮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後葬重幣者則以為孝黎民慕效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姪娣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

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目脩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窮其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士有所粥

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曰昔公孫布被兒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爲節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從欲少取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於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見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已以下士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澎侯隳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廐埽舍無養士

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耻陵遲而爭於利矣大夫勃  
然作色默而不應丞相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  
蒙素餐之耻使賢良而親民備任亦未見其能醫百  
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况行之乎今欲下箴  
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鐵索艾則被不工之  
名狼跋其胡載躓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  
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已已不  
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  
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  
積日或至卿相擅生怨以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

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  
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之  
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  
照聰不能達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  
相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地主一郡之政一人  
之身治亂在已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  
主有私人之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  
侵漁百姓長史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  
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  
故則賣畜鬻產不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



取之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內潔已而不能教於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正鄧摯之僞今一一責之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蹶然而不扶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惡草鉏惡草而衆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

無策御者有策而勿用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陷民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乂已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罟羅而喜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之務在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則民自富民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如是則民徙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悌何暴慢之有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

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鐵器  
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  
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和利  
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不給民用  
鹽鐵賈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擾啖食  
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  
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湛民以禮示  
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  
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  
所能及也於是遂罷議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自是儒生語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  
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  
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  
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  
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  
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  
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  
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  
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

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減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  
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  
賦口歛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  
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  
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愈出愈奇

侯應罷邊備議

累叙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竟漢興尤被其害臣聞  
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  
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

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  
北建塞徼起亭障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  
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  
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  
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  
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  
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  
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  
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  
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

其終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覦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迫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

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求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谷永受伊邪莫演降議

轉摺

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訕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

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  
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  
而絕慕義之君也轉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  
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  
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  
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竟安危之  
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  
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嚴整

劉歆毀廟議

叙功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疆於今匈奴是也

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之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

原又曰嘽嘽焯焯如雷廷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

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

噐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

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

冒頓始疆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疆為中

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

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

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

無已甚者與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  
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  
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郡尉畧  
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  
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  
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  
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  
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  
掖以鬲婼羗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  
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封丞相

漢武之功莫大於征伐既首叙之而後及其餘

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  
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  
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  
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  
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  
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  
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  
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  
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  
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

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過接自上以下降殺  
 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  
 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  
 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母逸  
 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  
 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  
 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  
 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  
 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

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  
 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  
 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  
 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  
 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  
 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  
 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眾儒之謀既  
 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  
 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  
 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師丹為共皇立廟議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  
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  
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  
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  
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  
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  
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  
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  
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

共皇廟

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  
承祭祀今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  
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  
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  
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泰  
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  
共皇也

平正  
妥貼

韓愈禘祫議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尊  
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



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  
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  
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未藏之夾室  
臣以爲不可夫禘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會食於太  
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  
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  
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  
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  
主皆藏於桃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  
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

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  
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  
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  
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  
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  
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  
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  
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  
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  
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桃去桃爲壇

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  
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  
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  
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  
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  
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  
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  
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  
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  
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  
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  
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  
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此於伸孫之尊  
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失禮也  
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  
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  
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韓愈復讎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  
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

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  
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  
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  
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  
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  
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  
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  
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  
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  
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足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

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  
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  
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  
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  
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  
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爲復讐  
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  
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  
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  
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

文編卷之七  
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  
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  
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柳宗元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  
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  
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  
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  
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  
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

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  
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  
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  
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  
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  
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  
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  
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不聞而元慶  
能以戴天爲大耻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  
之胷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

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公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寬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 王安石議茶法

國家罷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爲便於古義實爲宜而有非之者蓋聚斂之臣將盡財利於

毫末之間而不知與之爲取之過也夫茶之爲民用  
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麤惡不  
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有而  
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朴流徒之  
罪未嘗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絕於道路也旣  
罷權之之法則凡此之爲患皆可以無矣然則雖盡  
充歲入之利亦爲國者之所當務也况關市之入自  
足侔昔日之利乎昔桑弘羊興推酤之議當時以爲  
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  
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今朝  
廷之治方欲剗百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功而其爲法  
度乃欲出於霍光之所羞爲者則可乎以今之勢雖  
未能盡罷權貨而能緩其一亦所以示上之人恤民  
之深而興治之漸也彼區區聚歛之臣務以求利爲  
功而不知與之爲取上之人亦當斷以義豈可以人  
人合其私說然後行哉揚雄曰爲人父而權其子縱  
利如子何以雄之聰明其講天下之利害宜可信然  
則今雖國用甚不足亦不可以復易已行之法度是  
以國家之勢苟脩其法度以使本盛而未衰則天下  
之財不勝用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王安石議茶商十二損

臣竊以須仰巨商有十二之損爲害甚廣請試陳之  
須仰巨商巨商數少相率旣易邀賤遂繁故有場饒  
明減闇減累累不已歲數百萬是饒減之損一也又  
旣仰巨商巨商稀少積壓等候陳損旣多或棄或焚  
或充雜用此稅旣陷正稅又饒是陷稅之損二也又  
旣仰巨商饒豐價薄園民困耗逋欠歲程至如石橋  
一場租額一百七萬而近歲買納才得十萬而虧及  
累年使乞減額是退額之損三也又旣仰巨商須憑  
力禁是以捕捉之旅所在屯布掩揖之衆彌占川落

官員請俸卒旅衣糧擾民費財摠計不細是力禁之  
損四也又旣仰巨商須置摧務諸郡津置或數千里  
所載綱運率自省破船材兵費風波盜竊每歲之計  
不爲不甚是遠萃之損五也又旣仰巨商必先多備  
茶體輕怯難掌易損架閣利燥封角利密而官數浩  
瀚堆積熬廩風枯雨濕氣味失奪俟售待給已反陳  
損是堆積之損六也又失物分輕則得衆得衆則易  
竭今仰巨商本不及數千緡則不能行是分重而不  
得衆也故難竭而成積滯分重之損七也又凡貨利  
已則精心精心則貨善貨善則易售今仰巨商非已

甚衆始從小戶次輸主人方納官場復支商旅是以  
小戶偷竊主人殺雜姦吏容庇皆以非已而致貨不  
善也是非已之損八也又既仰巨商遂爲二等新好  
者支筭商旅低陳者留賣南中食用不堪遂皆私易  
故一縣大率每歲以茶被刑者徃徃百數人煩刑之  
損九也又既仰巨商茶多積壞壞不堪賣遂轉蠶茶  
俵給戶民悉不堪食虛納所直諸郡甚多是剗本之  
損十也又巨商悉係通商南方盡從官賣官賣既不  
堪食多配寺院茶坊茶多棄損錢實虛歛是削民之  
損十一也既仰巨商貨終難盡諸般折給從是生焉

雖依元價拆錢變賣雜收 仔一請實虛損官亦虛損  
是刻民之損十二也其爲 害廣也如此不可不去也





